**经文**

【申24:8】“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

【申24:9】当记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　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

**引言**

很多人曾背过这段古文：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niè）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xī）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luán wǎn）、瘘（lòu ）、疠（lì），去死肌，杀三虫。

这里的“疠”，就是中国古时对麻风类恶疾的称呼。

**留意**

8-9节经文都是讲大麻风。8节似乎比较“属世”，9节看起来更加“属灵”。但其实许多律法条文很难清楚地圣俗两分，麻风条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

8节吩咐选民要在大麻风的灾病上谨慎、留意遵行“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们的。

具体的指示主要记载在利未记13-14章。篇幅较长，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 区分癣与麻疯
* 不同程度症状的鉴别
* 区分传不传染（洁不洁净）
* 主要的措施：隔离7+7天
* 与病人相关物件的处理措施：焚烧
* 之后的献祭，剃去毛发，洗衣，洗澡
* 房屋的卫生措施：区分蚕食的与透重的

一些显然是今日所说的公共卫生条例，比如隔离十四天的最早出处大概就是这里。但也有一些则更像是宗教条例，提醒人大麻风的影响不止在身体。

**米利暗**

9节则特意提到一个与大麻风有关的典故，就是米利暗毁谤摩西之后得大麻风。上帝特意说，要纪念这事，纪念这事当中耶和华神向米利暗所行的。

米利暗究竟做了什么？耶和华神又向她行了什么？

事件记载于民数记：

【民12:1】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

【民12:2】“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民12:3】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民12:4】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

【民12:5】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

【民12:6】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

【民12:7】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民12:8】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像。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

【民12:9】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

【民12:10】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雪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

【民12:11】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

【民12:12】求你不要使她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

【民12:13】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　神啊，求你医治她！”

【民12:14】耶和华对摩西说：“她父亲若吐唾沫在她脸上，她岂不蒙羞七天吗？现在要把她在营外关锁七天，然后才可以领她进来。”

【民12:15】于是米利暗关锁在营外七天。百姓没有行路，直等到把米利暗领进来。

【民12:16】以后百姓从哈洗录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

事情的起因是摩西娶了一个古实女子。鉴于西坡拉并非古实人士，那么这就是摩西娶的至少第二个妻子了。无论这是续弦还是多妻，古实人是外邦人这是洗不白的。所以就事论事而言，摩西并非无咎。

然而起初还能就事论事的米利暗（以及亚伦），很快上纲上线：

【民12:2】“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

这话的上文是什么，不太清楚。但下文很清楚：

【民12:3】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

所以，不大可能是摩西骄傲放肆地说了“我才是和耶和华说话的人你们算老几”之类。谦和的他更可能是在沉默，无法辩解或无力辩解或无心辩解。于是引出了得理不饶人的姐姐和哥哥那被神听到的毁谤之言：“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

实在地讲，这话有智慧树下老魔鬼内味儿了，就是不好好说话，而且丝滑地把确定性的问题换成了概率性的问题，把对摩西私德的质疑与拷问上升为对他呼召与权柄的挑战。而且米利暗最后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代词“我们”，就是让你不知道她是代表她和亚伦俩，还是代表以色列众人。

然后上帝叫这三个人到会幕来，亲自给他们断案。

上帝的话很明确：先知常常有，摩西就一个。所以你俩是什么人，胆敢毁谤在我家全然尽忠的神人？

不管米利暗觉得自己是代表谁，上帝只向她和亚伦二人发怒。然后给出的审判是：米利暗立刻长了大麻风。

说起来在金牛犊和米利暗事件中，亚伦都是首席从犯，但都免了祸。上帝真是恩待这初代大祭司。

亚伦立刻祈求神赦免、医治。摩西也求。耶和华最后决定，把米利暗在营外隔离七天。

这就是耶和华向米利暗所行的事。或许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些提醒：

* 就事论事
* 谨守口舌
* 尊重权柄
* 常常悔改

上帝恩典浩大，他爱我们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重生我们，重塑我们，以高标准要求我们，以重手段管教我们。变破鼓为响鼓，化万捶为重锤。

**麻风的恐怖**

大麻风的症状是非常可怕的，患者的神经系统、呼吸道、皮肤、眼睛都会病变，患处会失去知觉，于是四肢会反复损伤，不得不截肢。

十字军东征时有一位英武善战的耶路撒冷国王鲍德温，曾以少胜多击败萨拉丁。他很小的时候，大臣就发现，小伙伴用力掐他他也毫无知觉。这就是麻风病的早期症状。十几年后终于发病，鲍德温英年早逝。

“初唐四杰”里的卢照邻，家世显贵，才华横溢，写过“愿作鸳鸯不羡仙”这样的名句。他曾被诬陷下狱，在其中受尽小人侮辱，被友人救出后就得了麻风病。他求助孙思邈，但孙药王认为他的病是“郁怒所致，无法根治”。于是病情渐渐加重，最后手足残废。公元688年，他写下《释疾文》，其中有这么几句：

“余羸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室，未攀偃蹇桂，一臂连蜷；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

之后不久，终因无法忍受痛苦，投颍水自尽。

可以说麻风这种可怕的疾病是最形象的“罪”的象征之一：

* 失去痛觉
* 毁坏形象
* 与人隔绝

每一条都可以对应罪的权势：

* **失去痛觉。**经上说犯罪犯习惯的人，良心就好像被烙铁烙惯了。那也正是大麻风的症状，感染的患处真就是被火烧都没有知觉。沉溺于罪中之乐的人，也一样会渐渐失去对罪的敏感，似乎被地狱火焚烧也没有感觉，于是最终死在罪中。

* **毁坏形象。**麻风病人会鼻塌眼陷、面目狰狞，形象毁坏殆尽。罪更是破坏了人被造时具有的神的形象，亏缺了神的荣耀。

* **与人隔绝。**罪不仅使人与人隔绝，更要命的是使人与神隔绝。神掩面不看罪人，就像人掩面不看大麻风病人。古今中外的人都对大麻风严防死守，然而我们在上帝面前，其实都是不折不扣的大麻风病人。在近代之前，得上大麻风，就等于被立刻宣告了社会性死亡，以及身体的死刑缓期执行。就像得救之前的人，都已经被上帝宣告了灵性的死刑和身体的死缓。

**耶稣与大麻风**

然而耶稣基督拯救了我们这些被宣判死刑与死缓的人，就像他曾对大麻风病人所作的一样：

【太8:1】耶稣下了山，有许多人跟着他。

【太8:2】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

【太8:3】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洁净了。

【太8:4】耶稣对他说：“你切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作证据。”

这一段记载中，最重要的一个词是什么？是“拜”？是“肯”？

我以为，是“摸”。耶稣完全没有必要摸这个麻风病人。但他偏偏就摸了。这一个“摸”字，同时就显明了：你拜的对，我的确肯。

这样的事并非只发生过一次：

【太26:6】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

【太26:7】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极贵的香膏来，趁耶稣坐席的时候，浇在他的头上。

耶稣不但肯摸麻风病人，还敢到麻风病人的家里吃喝坐席。

或许比医治更重要的，就是这接纳。

实际上，现代科研已经清楚证明，麻风病的传染性很低。但这样一说，你就敢摸他们了吗？

当然，耶稣接纳病人和罪人，肯医治也能医治，但祂的终极目的，仍是首先拯救罪人的灵魂，就像祂对另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所做的：

【路17:11】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路17:12】进入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

【路17:13】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

【路17:14】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察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路17:15】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与　神，

【路17:16】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路17:17】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

【路17:18】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　神吗？”

【路17:19】就对那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了。”

**耶稣的门徒与大麻风**

耶稣曾清楚宣告祂福音事工的标志：

【太11:4】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

【太11:5】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太11:6】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

所以，历代基督徒，都非常关注麻风病问题。因为“长大麻风的得洁净”是天国权能彰显的标志之一。

维基百科“麻风病”词条首页的照片，是一位比利时的天主教神父达米昂。照片中的他已经毁容。



1861年还是修士的他在兄长奥古斯特因病而无法接受修会派往夏威夷群岛传教的任务时，自愿替代兄长前往海外传教。1873年，在他的请求下，被派往麻风病患者聚居的莫洛凯岛。他在岛上传教，护理和安慰麻风病人，安葬死者。1884年，他被传染上麻风病，然而他继续进行传教事业，直到1889年4月15日病死于岛上。

达米昂神父的爱心无可置疑。他正如黑死病时期那些神父一样，淡然、喜乐地陪伴、照料自己教区的教民，到死为止。

然而新教基督徒的福音路径与行事风格并不相同。路德特别是加尔文都是一边关注病人的灵魂，一边致力于改善公共卫生条件以尽可能减少传染病的危害。

换句话说就是：特殊恩典与普遍恩典并重。

贵州高原西部的乌蒙山腹地有个叫撒拉溪的小镇，1931年，德国女宣教士苏宽仁在此救下两名正要被枪毙的麻风病人。

插一句并非题外的话：来华的宣教士很早就注意到，中国人把麻风病当成一种恶病，是不可治愈的；各地处理麻风病人的方式是把他们放在棺材里，活活烧死；或装进小船，放上少量的食物，顺流而下，任凭其生命沉浮。民国时期对于麻风病人的处理手段同样十分残忍，主要有六大种：枪决，火烧，绞刑，服毒，活埋，投水，条条处理都是让人不得好死的手段。按照原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的李洁之1961年10月刊发于《广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内的回忆文章，广东全省当年所杀的麻疯病人不下两万多，其中高明县杀戮最多，有11000余人。

然而这种传统可以说是真正的自古以来，因为《秦律》就赫然规定：

“疠者有罪，定杀。”“定杀”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也。或曰生埋,生埋之异事也。

之后，苏宽仁就在毕节城西南面三十多公里处的撒拉溪小镇附近买地造房开设麻风病院。这就是贵州最早的麻风医院，也是贵州“麻风村”的源头。五十年代以后，依托撒拉溪麻风医院建立的毕节地区第二卫生学校，是全国惟一的麻风病防治专业学校，迄今已为贵州乃至全国培养了逾千名“麻防专才”。

撒拉溪镇的麻风村至今还有一些老人居住，他们仍会唱当年宣教士教给他们的赞美诗。

华中师范大学刘家峰教授的论文《福音、医学与政治：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更是详细梳理了近代来华的医疗宣教士们一边传扬福音，一边治病救人的事迹。其中说道：

根据1940年发表的一个统计，全国共有各类麻风病院和麻风诊疗所51处，大部分是由来华差会创办，多数都直接或间接接受英美麻风救济会的资助，完全由地方政府举办的仅有5处，私人举办的只有1处（统计时已关闭）⑩。由此可见，来华传教士和差会在近代中国麻风病的救治事业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差会创办麻风院的最初目的就是给被家庭和社会放逐的流浪病人提供一个避难所，让他们吃饱穿暖，减轻疾病的痛苦，带有明显的慈善救济性质。但麻风救济不仅具有慈善价值，它也是医疗传教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最终目标是引领麻风病人皈依基督。中国麻风救治事业的主要推动者，无论是传教士组织的英美麻风救济会，还是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中华麻疯救济会，在宗旨中都毫不避讳其传教的使命。

英国麻风救济会并没有自己直属的传教士，它是通过资助其他差会或传教士的方式来开展工作的，它把福音关怀与身体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非常鼓励在麻风院的传道工作(11)。中华麻疯救济会在《简章》中开宗明义：“本会以铲除国内麻疯，予麻疯者和他们子女身灵上的救济，及与国内外同样机关合作为目的。”(12) 该会确定有八项事工，其中一条就是“宣传福音提高麻疯病人的精神生活”(13)。可见，在教会举办的麻风救济事业中，救灵与救身是同样重要的，这既是差会举办麻风病院的内在动机，也是他们极力追求的目标。

麻风病虽然是恶性疾病，但不会立即致人死命，病人一般都能维持生命较久，麻风病的传染性赋予传教士对病人一定限度的合法的控制权，这群可怜、无助、被家庭和社会抛弃、毫无希望的麻风病人就成为教会固定的传教对象。面对不顾麻风严重的传染性、冒着生命危险来服务的传教士，麻风病人内心充满感激之情再自然不过了，这就给传教士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布道氛围。受英国麻风救济会资助的差会报告说，在中国没有哪个阶层的人像麻风病人这样如此愿意接受福音，而且是诚心诚意地接受(14)。差会文献中经常看到类似的报告，传教士多以自豪的语调来报告本院有多少病人皈依上帝，信教之后的病人感到生活如何之幸福。下面择例说明之。

创办广济麻风病院的英国传教士梅腾根在1916年这样描述他的病人：“麻风救济会不仅提供给病人衣食，他们也得到我们医疗和灵性的指导，他们每个人在新家（指麻风病院）里都很快乐，他们不再是一群被关起来等死的令人厌恶的病人。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感到很愉快，很满足……他们以令人惊奇的方式改变自己；家的人性化和基督化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很快成为正常的人和基督徒。来这里的病人很少没有成为基督徒的。36位住院病人，吃得饱穿得暖，自己烹饪，在菜园工作，他们祷告、赞美，做出了最确实的基督教的见证，这是对应用基督教最好的说明。”(15) 1938年该院报道有65位病人成为基督徒，仅1936年就有25人受洗(16)。

孝感麻风病院创办人傅乐仁（Henry Fowler）在写给英国麻风救济会的报告中，用一位胡姓病人的皈依来说明麻风病院的传教效果：“在我们麻风院，基督教教育每日都在进行，这些美妙的福音让新来病人耳目一新。他全部的精力都集中在带来希望与爱的福音上面。在一个月内他已开始学习阅读新约，亲眼看见这些经常在他面前讨论的真理。他的快速进步让我们吃惊。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他参加了洗礼前的考察班，后来正式成为教会的一员，我们称他是‘胡信徒’。”(17) 孝感麻风院不仅在救治病人方面相当成功，在传教方面也很有成就。根据1937年的报道，有超过70％的病人都是基督徒，教会因此决定扩建礼拜堂(18)。

他文章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

**以上从福音传播、医学发展以及政治（主权与国家）三个方面考察了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回应了前面所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传教士和教会能在中国麻风救治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传教士在中国的麻风救治，从本质上讲是基于宗教信仰的慈善事业，从一开始就有两个明确的目标：救人与救灵。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有博爱与慈善的精神，但就处理麻风病而言，中国传统也有另外消极的一面：即非科学的理解、对病人的冷漠、歧视，甚至是残暴，这导致传统慈善精神在麻风救治领域的缺失。从救治麻风病的医学而言，传教士医生能追踪到当时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并适时地把以强制隔离为主转变为以治疗为主的救治理念，而中国传统医学和方法在处理麻风病方面几乎无能为力。从政治方面而言，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基督徒精英认识到麻风救治中的主权问题，组织了中华麻疯救济会，创办麻风病院，并竭力推动国家在铲除麻风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主导作用，但国民政府在内忧外患、政经交困的局势下根本无力、无心去谋划这一事业。这三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使得近代中国的麻风救治最终只能由传教士和教会来承担。就本文所揭示的事实而言，认为西方或中国西化精英为中国的麻风救治带来了新想法或技术，并非言过其实，其价值与贡献应该得到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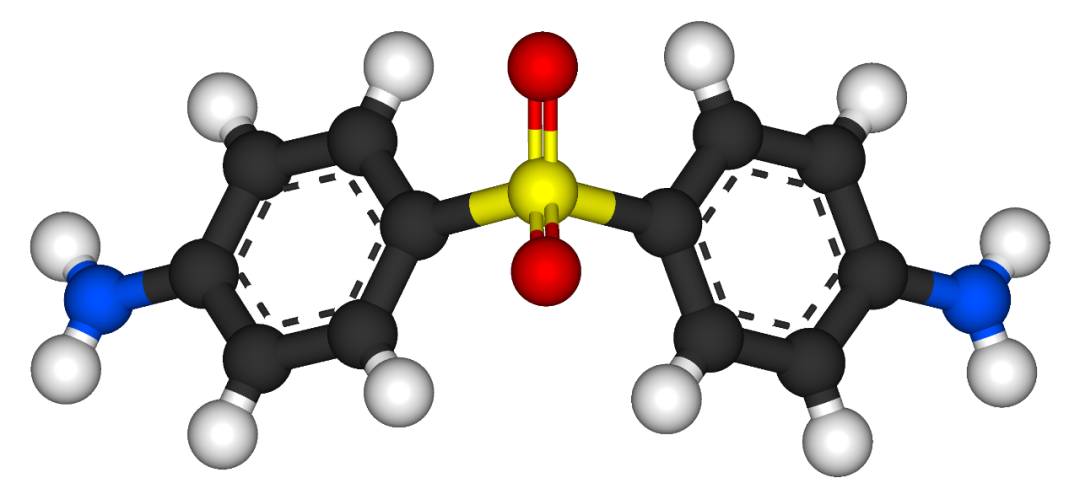
原文链接：

<http://www.iqh.net.cn/info.asp?column_id=8936>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那些真正蒙受上帝呼召的基督徒，从未困扰于“圣俗两分”之类问题。救人与救灵哪个重要？福音使命与文化使命哪个重要？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做出了最好的回答。

仅就麻风病而言，现代医疗手段已经基本将其攻克。目前已经有非常成熟、高效、廉价的联合化疗方案可以治愈各种类型的麻风病，主要用到的药物是氨苯砜、利福平和氯法齐明。

我在网上查考了这几种药物的来历，其中的氨苯砜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个药是最早成功治愈大麻风的药物，虽然后来的病患产生了耐药性，但在百年前，这就是青霉素一般的存在，就是今天，它也是联合化疗方案里的首选药物。



氨苯砜的发明人是英国医学专家格拉德文·巴特尔(1899-1983)。他有一个著名的哥哥，弗兰克·巴特尔牧师。巴牧师创立了著名的英国巴特尔儿童慈善基金会。这位巴牧师是经商天才，但本人穷困潦倒，毕生心愿就是计划筹款100万英镑建立基金会。在他1953年去世时，筹到了92万镑。当时的百万英镑大约值今天的一亿英镑（取几种计算方式平均值）。巴特尔医生在哥哥去世之后，于1953~1974担任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如今这个基金会每年能收到5000万英镑，帮助了许多有需要的儿童。

而将巴特尔医生（弟兄）发明的氨苯砜首先应用于麻风病治疗的关键人物，是苏格兰医学传教士，曾经担任国际麻风病协会主席的罗伯特·科克伦医生。科克伦医生生于中国北戴河，是苏格兰医学传教士托马斯·科克伦的第三子。老科克伦医生在庚子之乱前夕受慕迪宣讲所感，来内蒙古医学宣教，曾与《烈火战车》的主人公原型利德尔牧师同工。他翻译了许多重要的医学著作，又因为治好了李莲英和其他一些高官，获得慈禧支持，牵头成立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这就是特殊恩典与普遍恩典并重的意思。

当然，普遍恩典的意思就是，并非所有好事都是基督徒干的。比如，麻风杆菌的发现者，挪威的汉森医生就不是基督徒。他也曾担任国际麻风委员会主席，同时他还是一位坚定的达尔文拥趸、无神论者、射慧主义者、男权主义者和梅毒患者，终生敌视并攻击教会。他还曾因拿麻风病菌感染一位妇女的眼睛做人体试验，被法院判为有罪，并被所在医院解职。

麻风病今天在医学领域就称作汉森病。

**结论**

故此，这些有关麻风的经文与案例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些教训：

**一：顺服**

要顺服祭司利未人一切所指教的，如同他们顺服了上帝的吩咐。而顺服的意思是，明白的，就明白地顺服；不明白的，就先顺服了再说。无论是属灵还是属世条例。

因为他们是神所设立的，如同摩西是神所设立的。在家里或许摩西是你弟弟，但在公共领域他是神的仆人，人的领袖，人人都要尊重、顺服。

最好的例子仍是耶稣。祂与天父同尊同荣，却仍甘心降卑，顺服父神。

**二：接纳**

新约里有至少四种人是不被众人接纳的：妓女，税吏，撒玛利亚人，大麻风患者。他们可以统称为罪人。

但耶稣偏偏特别关注他们。因为祂来到世间，正为拯救罪人。

而在拯救、医治之前，祂首先接纳他们，摸他们，与他们同吃同喝同住，和他们谈话。

拯救我们学不了。医治，或许一部分人能学，像科克伦医生父子、巴特尔牧师兄弟那样。

但接纳，每个信徒都当学，都能学。

《论语》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论语·雍也第六》：“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冉伯牛得的病，历代都认为正是麻风。他在家中自我隔离，不愿见人。孔夫子从窗口特意握着他的手，安慰他。虽然孔夫子只能哀叹，无力医治，但这接纳，仍让人动容。

日本战国时代有一位大名叫大谷吉继，也有大麻风。有一次在茶会中，丰臣诸将用一个茶碗轮流喝茶，但大谷喝过后，其他人都怕被传染，就不再碰那个碗。因为据说大谷喝茶的时候，甚至脸上的脓水都滴到了茶碗里。然而只有他的好友石田三成面不改色，一饮而尽，之后没事一样继续和大家谈笑风生。多年之后，在关原之战中，明知三成毫无胜算，并且德川家康还以重赏引诱，大谷还是加入了三成的西军，最后和那个世界上唯一接纳他的人一同战败而死。

所以，要隔离麻风病菌，但要接纳麻风病人。正如要隔离罪，但要接纳罪人。

就像耶稣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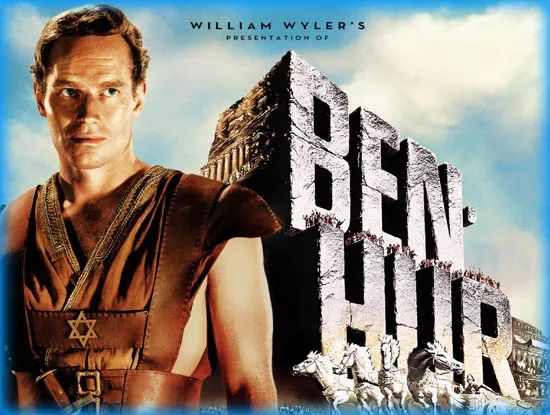
**三：协和**

身体像米利暗一样得了麻风，有亚伦、摩西代求。灵魂得了麻风，一样有基督、圣灵代求。这是我们最深切的盼望之一。

身体得医治很重要，灵魂得拯救更重要。但不要强行分割两者。耶稣不这么分，耶稣的真门徒也从不这么分。因为一个人的身体与灵魂是在他的人格里联合的，密不可分，就像耶稣的神性与人性是在一个位格里联合的，密不可分。身心协和，圣俗和合，这本应该是我们最基本的信念之一。

曾有一部具有强烈信仰色彩的影片，横扫奥斯卡十一项大奖，很多年后才被《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追平。

这部电影就是《宾虚》。



宾虚是一个年轻的犹太贵族。儿时好友马生拉从罗马归来当了执政官，劝他帮助罗马在民间维稳，被拒。两人断交。后来罗马新长官就任，却在宾虚府被宾虚妹妹无意碰落的一块瓦砸中。负责调查的马生拉明知是意外，仍硬着心借题发挥，将宾虚流放。

流放路上宾虚被兵丁苦待，快要渴死的时候，有人喂了他一杯凉水，他才得着体力和勇气活着到达流放地。他被分配到海中为战船划桨做苦役。后来在一次海战中，宾虚救了船上的指挥官，得到皇帝提庇留嘉奖，被赦免罪刑。

他决定回耶路撒冷报仇，并寻找母亲和妹妹。回去后，他听妻子说母亲和妹妹已死。他知道马生拉会参加死亡率极高的战车比赛，便定意通过比赛来复仇，并如愿以偿。但马生拉临死前告诉他，他母亲和妹妹还活着，只是在监狱里染上了大麻风。他这才知道妻子是不想让他见到亲人被毁容的样子。然而宾虚仍然不顾妻子阻拦来到了麻风谷，见到了母亲和妹妹。他忽然发现，自己虽然成功复仇，却仍无法拯救亲人。

妹妹终于病入膏肓，他本想求医，却发现城中空无一人，原来当天恰有公审。他冲向人群，发现这个被审判的人正是在自己危难之时喂他一瓢水的那人，名叫耶稣。宾虚舀了一瓢水给了他，却被罗马军官当场踢翻。人群纷纷指责罗马军官，鼓励耶稣。而耶稣却原谅了所有人。

随着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而亡，天空中出现了天降甘露的吉兆。远处的山洞里，宾虚的妻子发现他的妈妈和妹妹奇迹般的痊愈了。



这就是耶稣的大能。祂救灵，也救人。愿我们的心、性、意、力、智都被祂拯救，从此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祂，也将这样的恩典与爱，带给每一位麻风病人和麻风罪人。